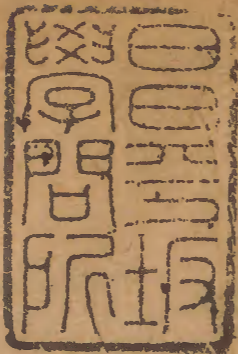


#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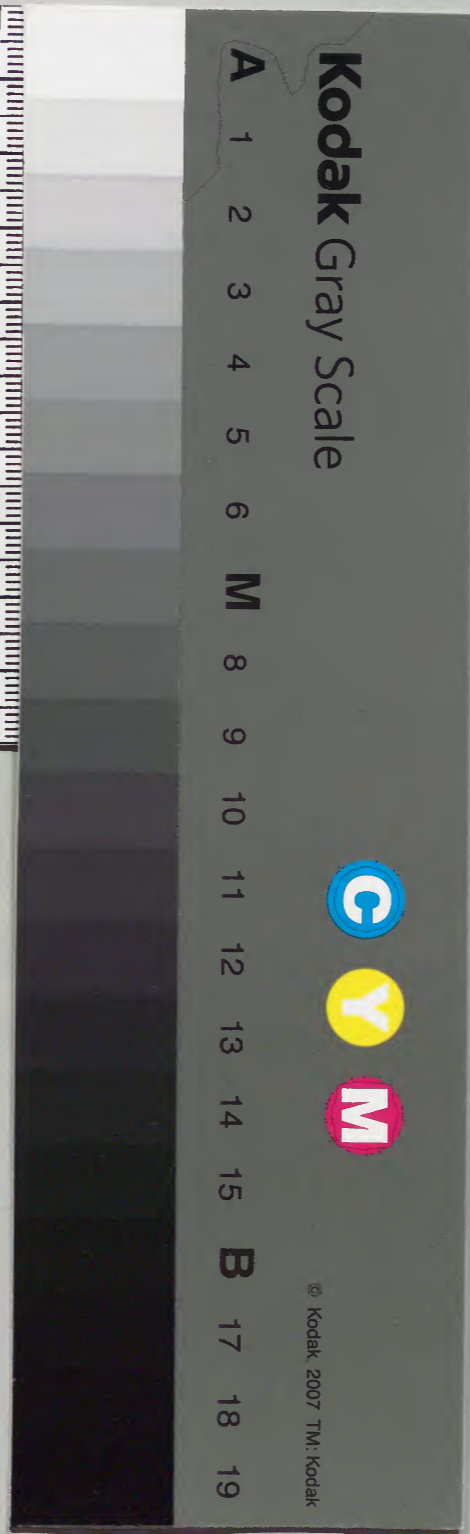
廿三之四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三	一	一
一	六	〇	〇
一	六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二	三	一	一
一	六	〇	〇
一	六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二	三	一	一
一	六	〇	〇
一	六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藏書

大英圖書館

史記卷三十三

漢書二十一

列傳

循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

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

女由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

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

以廉平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

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

淺草文庫

史記

卷之三十三

弘兒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潤飾吏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

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氏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廩廩然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文翁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郡掌以物供太守者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齊計吏以遺博

史紀 卷之三十三  
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  
郡守。刺史者。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  
子弟。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  
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  
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  
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  
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  
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  
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黃霸字次公。淮陽人。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察廉。爲河南

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  
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自武帝末。用法滋。昭帝  
立。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  
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尙嚴酷。  
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  
吏急。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坐不  
舉劾。繫獄。既出。復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  
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  
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

身經 卷之三十三  
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爲  
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務耕  
桑畜養節用殖財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  
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鰥寡孤  
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爲  
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識事聰敏咸稱神明姦人  
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  
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  
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  
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

賈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  
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  
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乏軍興貶秩詔歸潁川太守治如  
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  
爲御史大夫五鳳三年拜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  
爲丞相總紀綱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  
時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  
使尙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修文也  
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

史紀 卷之三十三 四  
達幽隱使獄亡寃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  
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  
霸免冠謝罪然白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卒  
朱邑字仲卿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  
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  
焉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  
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時  
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  
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旬臆約結固亡奇  
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

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執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  
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  
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  
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  
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賜其子黃金百  
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  
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以明經爲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  
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王外責傅相引經

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昔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疑於桀紂。得以爲堯舜。王說其諂諛。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亡。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行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安等。會昭帝崩。王賀嗣位。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古制寬大。

臣有隱退。今去不得。恐身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溘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皆誅死。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問遂對。甚說。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

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悉平。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

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人。以明經甲科爲郎。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



復爲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闕凡數十處以廣漑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訟獄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奏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

勿復繕治其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黠蘊火待溫氣迺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以官卒元始四年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 酷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

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珉而爲楮。號爲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其後有。鄧都。甯成之倫。鄧都。河東人。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

言是所行  
却差

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邪。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仕。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

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臨江王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卽拜都爲雁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門。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竇太后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郅都。竇成，南陽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猾賊任威，遷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犯法，上召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貴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鬚。是時九卿死卽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致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爲郎，事文帝，景帝爲郡守，武帝初立，吏治尚修謹，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

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爲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潁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周亞夫。及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益自此始。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

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嘗中廢已爲廷尉。禹初爲少府，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各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免歸，以壽卒。緩平之報

義縱，河東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攻剽爲群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令。治敢往，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第一。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

非辜  
日報殺

穰氏之屬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從軍勇悍有功封為岸頭侯穰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時穰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郡國出入關者曰寧見乳虎無值穰成之怒其暴如此縱遷南陽太守穰成家居南陽縱至關成側行送迎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穰氏破碎其家成坐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朱彊杜周為縱爪牙吏任用是時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視者又二百餘人一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一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

法何存  
百餘人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以斬殺縛束為務闔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效鄧都上幸陽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銜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為吏

至廷尉史事張湯遷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遷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雖有百罪弗法卽有避回夷之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聲爲道不拾遺遷河南太守居廣平時知河內豪姦之家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皆怪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聲無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

淨義經也

矣其好殺如此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放河內徒召猜禍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張湯死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縱已死溫舒爲人少文居宅悒悒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爲用苛察盜賊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誣善事有執者卽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姦猾窮治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爲遊聲譽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

越還坐法免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  
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右內史治如其故坐法失官復行中  
尉如故操歲餘宛軍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有告温  
舒受負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  
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  
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燬千金  
尹齊荏平人以刀筆吏遷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  
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  
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  
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復爲淮陽都尉所誅滅甚多及死

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  
治放尹齊以敢擊行遷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  
船將軍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  
責之僕惶恐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破東越後與左將軍苟  
彘擊朝鮮爲彘所縛免爲庶人病死  
咸宣河東也楊人也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  
宣無害言上徵爲廐丞官事辦遷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  
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  
爲御史及中丞幾二十歲王温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

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爲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闖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效王溫舒等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計上使御史中丞丞相

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郡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咸宣一作減宣田延年齊人以材畧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



入爲大司農，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劔，廷叱群臣，即日議決。宣帝卽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貯炭、蓐，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與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没人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求延年罪。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儻，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直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以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

是事。白卽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卽閉閣，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嚴延年，東海人，爲郡吏，以選補御史掾，舉侍御史。大將軍霍

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  
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後坐闌內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  
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  
府復爲掾宣帝識之拜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復爲丞相掾  
擢好時令遷涿郡太守郡比得不能太守由是廢亂大姓西  
高氏東高氏郡吏皆畏避之莫敢與牾曰寧負二千石無負  
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  
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吏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  
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  
乃出重劾延年知其如此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

嚴戰若弁  
弁撫手也

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  
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數十人郡中震恐道  
不拾遺遷河南太守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  
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  
殺之吏民莫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延年爲人短小精  
悍敏捷於事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出身不顧以是  
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  
欲誅殺奏成于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奏可論死奄忽如  
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號曰屠伯時張敞爲

京兆尹治雖嚴然頗有縱舍敝素與延年善聞延年用刑刻  
急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  
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弊  
莠盛苗穢何可不鉏自矜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  
寬恕爲治婁豐年鳳皇下詔書稱揚其行加賞金爵延年素  
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  
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蝗豈鳳皇食邪  
義道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  
爲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  
爲其名酷復止延年自知見廢會瑯邪太守以病免延年謂

數事亦無  
大罪竟坐  
非謗棄市  
蓋延年自  
有致死之  
道天爲之  
也

丞曰此人尙能去官我反不能邪延年察獄史廉而吏有臧  
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  
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  
厚之無傷義意魄遺甚厚義愈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  
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  
事下御史丞按驗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弃市初延年  
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  
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  
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  
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

卽此便足  
以死

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歸，見昆弟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其母也尹賞，鉅鹿人，舉茂材，爲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潁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

令屠嚴執也

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行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發視，皆相枕藉死，輿出瘞寺門。栢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曰：安所求子死，栢東少年塲，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塋。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

死屍也

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贖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于凡吏，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為吏，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游俠

李次  
字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窮於井廩，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仲尼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

以俠所以  
比重於世

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以嚮其利者  
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  
跽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  
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  
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  
千里誦義為死不顧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  
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  
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  
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  
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卿相之富厚

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  
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  
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  
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  
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  
者各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  
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班氏曰古  
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  
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

馬班之論  
相左如此

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之厄。公子無忌。竊符矯命。裁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挈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濶。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

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駒牛。專趨

牛小

見亦何傷

人之急甚于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  
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爲弗  
及也。  
劇孟，洛陽人，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  
侯爲太尉，東將至河南，得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  
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  
行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  
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子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  
郭解字翁伯，軼人，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  
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身

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自喜爲俠，益甚。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  
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  
執，與人飲，使之醕，非其任，彊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  
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  
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  
直，遂去其賊，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  
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  
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辜，乃陰請尉史  
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



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學少年聞之，愈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閒，乃聽解爲人恭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廼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嘗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

十命歸解者

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揚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下吏捕解，解亡，置其家。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解求出關，少翁出之。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之。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學』」

狹客

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萬章，長安人，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及顯免官，徙歸故郡，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以與章，章不受。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帝即位，用遂至太原太守，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為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時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官。

官亦異人

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縣，捕郁夷令，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爲校尉，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寤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贍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爲榮，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

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口，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遵既歸，賓客愈盛，復爲河內都尉，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設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臧水滿懷，不得左右

車上絹反  
縣也寔丁  
亦反寔縣

牽於纏徽、一旦車礙、為寔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  
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  
國器、託於屬車、由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  
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  
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  
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  
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竦為賊  
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使匈奴、  
單于欲脅誦遵、遵為陳利害、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  
遵留朔方、賊至、遵醉見殺、

終

史緯卷三十四

漢書二十二

列傳

佞幸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  
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  
侍中皆冠綬、躡貝帶、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

鄧通、蜀郡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  
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  
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

史緯

卷之三十四

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閒，如通家遊戲。然通無他伎能，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嘗病癰，通常為上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太子嗽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

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石顯，濟南人，與沛人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僻，建白宜罷中書宦官。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

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更生堪廢錮不用。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髡爲城旦，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爲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謁者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遂請閒言顯顯權。天子大怒，罷遂歸。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

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以爲三公。上曰：善。廼廢不用。顯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廼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白恐漏盡，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顯聞衆人匈匈言

已殺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媿已時明經  
著節士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  
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  
妬譖望之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成帝  
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顯失倚離權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其黨牢梁陳順及  
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  
史中丞伊嘉為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  
陳實無賈  
董賢雲陽人哀帝立賢為郎傳  
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

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  
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  
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綵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  
寢偏藉上裛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裛而起其恩愛  
至此賢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嘗留  
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  
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  
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  
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  
侯食邑弟寬信為執金吾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詔將作大

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  
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  
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  
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微道周垣數里門闕采繡甚  
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告東平王雲后  
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  
平事者迺以其功封賢爲高安侯食邑千戶頃之復益封賢  
二千戶丞相王嘉內以東平事寃惡躬等數諫爭以賢亂國  
制度嘉竟下獄死上祖母傅太后從弟喜爲大司馬免官上

母丁太后弟明代爲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  
憐之上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以賢代爲大  
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  
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弟  
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  
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  
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  
欲尊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  
賢至中門光入閣旣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  
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



繇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為中常侍，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中郎將蕭咸之姪，為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廼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足貴乎？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

堯禪舜矣

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廼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矣。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謝，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冊免賢，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辜惡暴著，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請收沒入財。

物縣官。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臯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至。大司馬封侯。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予人。時國無嗣。立內外。悚懼。王閔白太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德殿。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王莽時。閔為牧守。所居見紀。世祖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閔修善謹。救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首。今以閔子補吏。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

色焉。觀藉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帝。哀帝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薰粥。居於北邊。隨畜牧。逐水草。無城郭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

狐菟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不知禮義。衣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故隴以西有緜諸、畎戎、狄、獯之戎，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莫能相一。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雁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

秦築長城  
車矣燕趙  
亦爲之

胡。當是時，冠帶戰國，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秦滅六國，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墜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廼使冒頓質于月氏。冒頓既質，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

頓迺作鳴鏑習勒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  
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  
善馬左右或不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  
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  
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冒頓知其可用從其父頭曼獵  
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射殺頭曼遂盡誅其後母  
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時東胡強盛聞冒  
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  
臣羣臣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  
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

脫脫上至

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  
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  
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與匈奴中間有棄地千餘  
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甌脫外棄地匈奴  
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  
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  
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為備及  
冒頓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  
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

兩似虞叔  
伐虞公

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  
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  
得而次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  
國其世姓乃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  
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  
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  
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者故  
常以太子爲左屠者王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須卜氏  
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  
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

各有分地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  
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舉事常隨月盛  
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  
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善爲誘  
兵以包敵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  
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新羣之國  
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  
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  
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擊之會冬大寒  
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悉兵逐之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廼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天子亦有神靈，冒頓與韓王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廼開圍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山圍欲驅，滕公固徐行，至平城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兵亦罷，居無幾，何陳豨反，與韓王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不出塞。冒頓以漢將數率衆往降，故常往來侵盜代地。高祖患之，廼使劉敬奉宗室女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約爲兄弟，以和

禮義可以  
取人如此

親，冒頓廼少止。後燕王盧縮復反，率其黨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高后時，冒頓爲書使使遺高后，妄言高后大怒，欲斬其使者，發兵擊之。季布曰：「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謁者報書，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和親。孝文卽位，復修和好。三年，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

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  
 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  
 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  
 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  
 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  
 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  
 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  
 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

和親便、漢乃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  
 中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事、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兵、  
 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  
 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  
 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  
 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飭貝帶一、黃金犀毘一、  
 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綠繪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遺單于、  
 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為  
 單于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

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邛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匈奴明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

囊由余之說

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徑而易行。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詞，令喋喋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

言衣冠何益



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爲乎。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迺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卽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文帝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廼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約和親。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歲餘。匈奴復大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漢兵至邊。匈奴去。漢兵亦罷。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給遺

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通關市。饒給之。單于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以伏單于。單于旣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以漢謀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廼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後五年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

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其冬、匈奴入漁陽、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遼西、殺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會救兵至、匈奴迺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至隴西、擊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太

子於單、於單降漢、漢封爲陟安侯、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略千餘人、秋、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入代郡、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數寇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更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

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降匈奴。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將軍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匈奴亦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軍四千，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廣得脫。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

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漢已得昆邪，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漢謀以單于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出定襄，票騎將軍去病出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與壯騎數百，潰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

凡七萬餘人左賢王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萬餘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于邊漢使敞于單于單于聞敞計留之不遣漢方復收土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伊穉邪單于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漢

已滅兩越遣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吉見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

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匈奴俗見漢使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辯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是歲趙信死漢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與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往使因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廼留路充國不歸數使奇兵侵犯漢邊烏維單于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單于益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漢

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單于怒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留之相當兒單于少年好殺國人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以兵來近我我卽發漢乃令因扞將軍築受降城猶以爲遠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旣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遂沒於匈奴單于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邊而去明年單

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子少匈奴廼立右賢王句黎湖  
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  
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行壞  
光祿所築亭障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  
不敢其冬病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且鞮侯初  
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路充國等單于自謂我兒子安敢望  
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  
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亡歸漢其  
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

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  
漢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  
于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  
漢者四百人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  
方強弩都尉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  
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  
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  
戰貳師與單于連鬪十餘日解而歸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  
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且鞮侯兩子長爲左  
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

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  
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卽不  
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大始元年  
也狐鹿姑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左賢王病死單于自以  
其子爲左賢王而以其弟之子先賢揮爲日逐王單于入五  
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  
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  
出酒泉千餘里單于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抵郅居水左  
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  
兵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

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  
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  
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  
去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閻陵侯將兵別圍車師盡得  
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  
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  
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  
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  
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  
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

李陵衛律  
將兵擊漢  
軍通于天  
矣

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鄯居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殺傷甚衆。貳師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敗，貳師降。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

罷極苦之。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子左谷蠡王立爲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單于少年，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宏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時衛律已死，律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單于使犁汗王窺

方通好便  
入寇荒忽  
不當如此



邊言酒泉張掖兵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得降者  
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  
入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  
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賜黃金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犁  
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  
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是時漢  
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  
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單于豕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  
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  
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  
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  
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  
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旣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  
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乃擊烏孫欲  
得漢公主公主上書求救宣帝卽位遣祁連將軍田廣明四  
萬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  
三萬騎出雲中蒲類將軍趙充國三萬騎出酒泉虎牙將軍  
田順三萬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  
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烏孫發兵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餘騎從

西方入，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至蒲離侯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至烏貳，斬首捕虜百餘級，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至候山，斬首捕虜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祁連將軍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馬牛羊百餘。虎牙將軍至丹余吾水，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鹵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匈奴民衆死傷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

天運

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飢餓，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時匈奴不能爲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而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西嚙君長以下數千人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漢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匈奴遣左右與

匈奴反備  
可見衰  
弱甚矣

鞬各六千騎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後單于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右賢王屠耆堂立為握衍胸鞬單于復修和親遣弟伊酉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單于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而任用顓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而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烏孫康居間小國也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嘗讓狐鹿姑為單于狐鹿姑許立之國人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單于忌之日逐王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為歸德侯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與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

單于亦有此官設於何時

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單于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左地貴人皆怨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單于兵敗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呼韓邪單于使人告右賢貴人令殺右賢王右賢王故單于弟也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敗走屠耆留居單于庭使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呼揭王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

為奧鞬王名也

賢王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遂自立為呼揭  
單于右奧鞬王聞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  
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  
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敗走與呼揭單于合兵四萬人烏藉  
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使左大將將  
四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  
于車犁單于敗走屠耆單于留闕敦地其明年呼韓邪單于  
遣其弟右谷蠡王西襲屯兵殺畧萬餘人屠耆單于自將六  
萬騎擊呼韓邪單于未至噶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合戰屠  
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耆樓

去其三

頭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

與父烏厲溫敦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  
新城王烏厲溫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  
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  
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  
右地自立為閼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  
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閼振單于東擊郅  
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  
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入朝從  
漢求助諸大臣曰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

五單于止  
存一呼韓  
邪又立二  
單于

鬪爲國。故有威名于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疆猶不能兼并。奈何臣事于漢。早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是雖獲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疆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

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璽綬。刀劍弓矢。棨戟車馬。金錢衣被。錦繡綺縠帛絮。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

于載聞見  
野國生色

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  
賜如初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  
邪降漢不能復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屠耆單于小  
弟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  
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  
呼韓邪自度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  
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  
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  
其使又不反勒兵擊烏孫破之因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  
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

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卽位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  
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一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遣使  
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自以道遠又怨漢擁呼韓  
邪遂殺谷吉漢不知吉音問匈奴降者言殺之明年漢遣車  
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昌猛見單  
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後  
難約束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  
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  
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  
如盟猛昌與單于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

徑路寶刀  
金刻金著

酒中留犁  
飯七撓和

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共飲血盟猛昌  
還奏事議者以為昌猛奉使無狀且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  
上薄其過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  
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  
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  
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  
合兵取烏孫以立之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大悅遂引  
兵而西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  
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  
且喜且懼上書言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

數語出後  
書今綴於  
此凡兩史  
其五者附  
存者附

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  
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衣服錦繡帛絮倍於黃龍時  
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  
君賜單于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  
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之單于懽喜上書願保  
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口周秦以  
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寒至遼東  
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  
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

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郡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燠火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直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心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

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匈奴、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今當更甚。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



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天子從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其後或讒伊秩訾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令佩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

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佑也。我安得力。旣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始呼韓邪嬖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子曰且莫車。少女爲大閼氏。子曰雕陶莫臯。長子。且莫車。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安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

既以額渠  
為貴矣其  
少女稱大  
門氏想胡  
謂非大小  
之大也

蒲反河東  
縣

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額渠閼氏計。建始二年，呼韓邪單于死，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絁單于。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復株絁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胥十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

漢成也

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是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絁單于死，母弟且麋胥立為搜諧

漢詐降

若鞮單于遣子胸留斯侯入侍元延元年搜詣單于為朝發  
 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遣子烏夷當  
 入侍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  
 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使匈奴時帝舅大馬  
 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  
 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  
 傷命損威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  
 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  
 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

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  
 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  
 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  
 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  
 生請遣使問之藩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  
 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駱王  
 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可失  
 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曰藩  
 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  
 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稽留昆入侍哀帝建

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  
單于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  
餘人毆牛畜去卑援寔恐遣子趨遂爲質匈奴單于受以狀  
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責讓單于令還歸卑  
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哀帝  
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  
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  
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  
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  
不察也今單于上書不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興

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火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  
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  
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廼築長城以  
界之漢興以高祖之威靈二十萬衆困于平城七日不食時  
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  
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  
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權書遺之及孝文時匈奴侵  
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  
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  
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邊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

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唯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真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幣不

久佚不蹙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侯以烏孫五萬騎還時鮮于所獲也

實所期處也

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子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于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屍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域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交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

無餘蓄。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鼓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往者圖西域。制車

師置城郭。都護二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綿繡繪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平帝立。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盛異于前。迺厚單

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土居次云入侍太后賞賜甚厚會西域  
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  
民亡降匈奴單于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漢遣中郎將韓隆  
副校尉甄阜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今遣之單于曰  
孝宣孝元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  
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  
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  
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  
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  
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遣使送到國因

此王莽所  
爲

與重書同  
一兩封之

請其罪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中國  
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降匈奴者烏桓  
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副校尉甄阜使匈奴班  
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  
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風單于宜上  
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  
竊樂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  
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  
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  
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

生事

史綱 卷之三十四  
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烏桓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發左賢王兵人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殺人民毆婦女弱小去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陳饒等多齎金帛重遣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

故印紱奉土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卽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



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以聞詔從塞外還之單于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斬之其兄狐蘭支舉國降匈奴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傷都護司馬還入匈奴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等見西域背畔聞匈奴欲大侵乃殺戊巳校尉刁護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畧戊巳校尉吏士男女入匈奴西域都護

但欽上書言狀莽于是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參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左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及左賢王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畧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議滿三十

自宣帝至  
此匈奴方  
入塞殺掠  
莽致之也

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邊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輕用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

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敝，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糒，負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糒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

莽自取亡

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屯兵轉穀。天下騷動。咸既受孝單于之號。馳出塞。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以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屯雲中。時匈奴數爲邊寇。捕得虜生口。曰。孝單于咸子角爲寇。莽會諸蠻夷。斬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搆難。匈奴邊民死亡。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敝。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烏珠留單于死。匈奴大

臣石骨都侯須卜當。卽王昭君女。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爲莽所拜。遂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欽。王昭君兄子也。莽遣欽。欽弟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收良帶。及手殺刁護。賊芝音等二十七人。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送欽颯。莽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死。怨恨。寇邊不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

好笑

國有盜賊耳。天鳳二年，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諭說改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單于咸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單于興既立，貪利賞賜，造大且渠奢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至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莽拜當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庶女妻奢，所以尊寵之甚厚。為欲出兵立之者，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漢遣中郎將颯護軍陳遵使匈奴，授

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興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

之終始也。漢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訕伸異變，強弱相反，其詳可得而言也。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然歎息，思古名臣，此親無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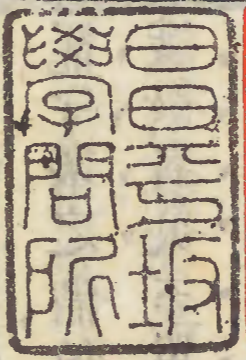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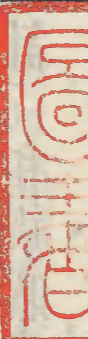
和親之論

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悅以厚利，結之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辨士之約，無以異于城郭之固，而使邊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

為質乎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疆場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王莽篡位撓亂開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

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見遠識微者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媿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

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  
 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  
 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  
 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  
 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  
 絕。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嘉永三

